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1851年8月—1853年2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ISBN 7-01-001984-3

I. 马…

Ⅱ. 中…

Ⅲ. 马恩著作-全集

Ⅳ.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576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一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6 月第 2 版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3.5 插页 11

字数:84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01-001984-3/A·204 定价 63.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至 1853 年 3 月所写的政治论著、时事评论、声明和文件。

这一时期,1848—1849 年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已经平息,反动势力在整个欧洲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了专制体制。它是欧洲除了沙皇制度以外的又一个反动势力堡垒,成了国际冲突和军事冒险的策源地。在 1849 年春夏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失败后的头几个月,还存在着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前景,而在波拿巴政变之后,反革命势力的地位暂时得到了巩固。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认真分析形势,从理论上继续总结革命的经验,找出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为制定工人运动在反动时期的战略和策略,为未来的革命斗争作准备。

本卷的首篇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组通讯。在此以前,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已经及时地评论了 1848 年德国革命中发生的事件,还写过有关的专著《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他对这次革命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述,分析了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并得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上的重要结论。

恩格斯指出，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人的恶意的煽动，“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见本卷第5—6页）。他还发挥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思想，指出：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必然尖锐化，他们会分成不同的营垒，“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37页）。

恩格斯用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掌握了政权，但它害怕人民，为革命运动的规模所吓倒，最终背叛了革命，与封建容克反动势力结成了联盟。小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坚定性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怯懦，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并且迷信议会制的权力。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见本卷第103页）。但德国的工人阶级人数还很少，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革命政党和革命者要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他说：“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

役的理由吗?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见本卷第80页)

恩格斯从革命的经验中概括了为取得武装起义胜利而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并为自己的武装起义的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并具体地说明了革命政党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则,指出:“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见本卷第99页)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续篇。它虽是为评述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即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写的,但正如恩格斯1885年为这篇著作所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说,在这里马克思用法国这段阶级斗争历史成功地检验了他首先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详细地考察了法国二月革命以来的几个阶段的政治斗争的情况,陈述了波拿巴怎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复辟帝制的计划。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是法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二月革命后执政

的法国资产阶级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奉行一系列反革命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不断向二月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的必然结果，是它的反革命本性的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而19世纪中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见本卷第156页）

马克思阐述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短暂的，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顶点，而无产阶级革命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这一世界历史任务，它是彻底的，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直至到达自己的宏伟目标。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他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以及各种不同形式，指出，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而是把现存的国家机器看作是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227页）无产阶级革命则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阐明了农民与工人阶级结成革命联盟的必然性。他详细叙述了法国农民对波拿巴政变的态度。农民支持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落后和闭塞，脱离城市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而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把农民仅仅当作征收苛捐杂税的对象，这使他们对革命失去了信任，转而支持波拿巴。此外，农民作为眷恋小块土地的私有者总是把拿破仑王朝的代表当作自己传统的保护者。波拿巴正

是利用了农民作为私有者的保守性。同时马克思也说明了法国农民具有革命的倾向。他在分析了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现状后写道,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拿破仑以法律形式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利用得到的土地并满足了他们的私有欲,可是,原是保证农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已经变成了农民贫困和破产的根源。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232页)同时,马克思指出,由于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235页)

恩格斯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在内容上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相通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简要而通俗地解释了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原因。他还分析了政变后的形势,认为波拿巴政权只能暂时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但“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见本卷第264页)。他预言,第二帝国的寿命未必会比第一帝国的寿命长。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下一次革命高潮来到之前,革命者应当作长期的、耐心的、踏实的准备工作,可是流亡在伦敦和美国的一些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代表人物却在搞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把革命当儿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败坏革命者的声誉和危害革命事业的言行不能不表示义愤。收入本卷的《1851年夏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情况概述》、《流亡中

的大人物》和《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等著作都揭露和抨击了这些庸俗民主派代表人物，并维护了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恩·德朗克的协助下撰写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哥·金克尔、阿·卢格、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等人的劣迹和丑行，让人们了解这伙人的空虚庸俗的精神世界，平庸狭隘的哲学和政治观点，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和好走极端。他们斥责这伙人喜好空谈，唱革命高调，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他们严正指出：这伙人“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谋叛的把戏”，“给了各邦政府以其所希望的借口，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运动”（见本卷第 386 页）。

1851 年 5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成员相继在德国被捕。普鲁士当局为了打击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策划了一起反共产主义的审判案。为了营救被捕者，揭露德国反动当局对被捕者的陷害和对他们的身心的折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大量工作，撰写了许多有关这个案件的文章、声明和文件。马克思写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是这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充分地揭露了普鲁士当局在这个案件中采取的种种卑劣的手段，说明了资产阶级司法的倾向性和阶级性，资产阶级的“司法公正”的虚伪性。马克思指出：“陪审团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见本卷第 545 页）马克思反驳了强加给共产党人的所谓“密谋叛国”的莫须有的罪名。他郑重声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阴谋家的团体，而是一个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目的的秘密团体。他公开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和冒险主义分子划清了界限，指出他们的言行只能损害工人阶级的运动，并为

警察当局所利用。

科隆案件结束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在1852年11月停止了在英国的活动，并宣布同盟在欧洲大陆上继续存在已不适宜。这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在本卷占很大的篇幅。文章主要是评述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生活。

在《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说明英国传统的两党制不过是由托利党这一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和辉格党这一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的轮流执政。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反民主的性质，它剥夺了大多数人的选举权。他还描述了选举中的贿赂行为。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工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较为重大的事实，他特别关心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他热情支持宪章派，高度评价作为宪章派纲领的中心点的普选权。在《宪章派》一文中，马克思探讨了在英国工人阶级通过和平的议会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英国不存在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普选权取得重要的政治权力，并说：“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等于政治权力”（见本卷第424页）。在马克思的指导和组织下写成的《评有关政变的著作》的第四篇文章，对普选权作了补充性的解释：普选权一旦争得，也“只是朝着革命方向迈进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人民组织自己的队伍所必需的一块地盘，是迄今以隐蔽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战争可能最终借以公正地打到底的公开战场，一言以蔽之，是人民解放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见本卷第747页）。

在《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大不列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说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说：“现代工商业经历着5—7年的周期性的循环，在此循环中，有规律地相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贸易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见本卷第447页）

在《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不列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特征，叙述了萨瑟兰家族如何残酷地剥夺农民并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赶出去。他写道：“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么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共的土地，通过骗人和杀人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权利根据。”（见本卷第614页）。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了这篇通讯中有关萨瑟兰家族发家的历史材料。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中对大陆上发生的事件也及时地作出反应。马克思对1853年2月在意大利爆发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米兰起义深表关切。在《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和《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中，他对这次起义作了评述。他高度评价米兰起义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同时忠告意大利革命者不要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不要搞“即兴的革命”，指出“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

召已经不够了”(见本卷第 641、642 页)。

本卷附录中收入了约·格·埃卡留斯、厄·琼斯、阿·克路斯、查·德纳、约·魏德迈、威·皮佩尔、卡·施奈德第二的文章,它们都是作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和参与下写成的。从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吸引他们的朋友参加各种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揭露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紧张活动。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 21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3 篇:《弗莱里格拉特抨击金克尔》、《〈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针对科隆案件结束发表的声明》;附录 18 篇:《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合作 它的现状和它应当是什么样的》、《三比一。或工人阶级的力量》、《科苏特是什么人》、《针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关于在科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的境况》、《普鲁士的司法》、《德国的运动及其“尖顶”》、《普鲁士的司法和〈普鲁士报〉》、《即将来临的危机及其原因》、《关于 1852 年的英国议会选举》、《评有关政变的著作》、《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延期审判的短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辩护词》、《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秘密协会和共产党人案件》。《暴风雨的第一声响雷》。原收入第 1 版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经考证不是马克思写的,是查·德纳的手笔,现收入附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和 1984 年第 1 部分第 12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目 录

前言	1—9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3—112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5
[二 普鲁士邦]	14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4
[四 奥地利]	29
[五 维也纳起义]	36
[六 柏林起义]	40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45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50
[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 泰因的战争]	55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60
[十一 维也纳起义]	64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70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78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83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88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93

[十七 起义]	97
[十八 小生意人]	102
[十九 起义的终结]	107
卡·马克思 * 1851 年夏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情况概述	113—121
卡·马克思 声明	122—125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27—240
一	131
二	142
三	155
四	171
五	183
六	202
七	222
弗·恩格斯 英国	241—255
[I]	241
[II]	25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	
的信	256—258
弗·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	
的真正原因	259—271
[一]	259
[二]	264
[三]	269
卡·马克思 弗莱里格拉特抨击金克尔	272—273
卡·马克思 * 致《科隆日报》编辑部的声明	274—27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中的大人物	277—407
一	279
二	303
三	311
四	316
五	319
六	336
七 古斯塔夫和斋戒移民区	344
八	346
九	350
十	359
十一	366
十二	377
十三	385
十四	402
十五	406
卡·马克思 克拉普卡将军	408—410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 《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	411—414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415—421
卡·马克思 宪章派	422—431
卡·马克思 选举中的舞弊	432—438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439—445
卡·马克思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 商业危机	446—453
卡·马克思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454—459